

那天接到范先生的电话，说是看了我那篇题目叫《寻找东雄》的文章，有些情况与事实有些出入，比如东雄祖籍并非日本，东雄与雷蓉的相爱过程也并非你写的那么简单……一个亲戚对情况比较了解，你是否有时间同他聊聊？

我感到非常惊讶！之前我走访了雷氏家族的一些人，并没有一个人否定东雄是日本人。祖籍不是日本，那么，他的祖籍是哪里？他们相爱的过程，究竟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范先生叫范景恩，是个画家。他的性格如他的作品一样严谨、认真。我和他私交甚好。前几年到他家去，见面面积不大的屋子里却养着十几只大大小小、花色不同的猫。猫们或卧在沙发上，或跳到桌子上，或蹲在椅子上……占去了很大空间，见客人来也不让座。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在范先生的再三驱赶下，猫们才不情愿地“喵喵”叫着跑到院子里要去了。为了画猫而养猫，范先生的执着和认真“窥猫见全貌”。

对如此认真的人，你对他提出的质疑必须持有认真的态度对待。

我决定去聊聊。他的亲戚实际上是他的岳父，一位叫雷心珠的老人。雷老已经八十九岁高龄，面容清癯，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嗓门相当洪亮。听说我姓钱，问我是哪里的钱？见我一脸愕然，范先生便笑着翻译，老人问你祖籍是哪里？我笑着答复。接着问起一个叫“钱秉义”的名字。答曰，那是家父。老人便有些激动。范先生说，你来之前，老人已经向我询问过你是哪里人，认不认得钱秉义。老人和钱秉义是换过帖的弟兄。轮到我有些激动了。没想到已过世的父亲还给我留着这么一门高亲，让我倍感荣幸！

由此我很感慨，往事不得追忆。追忆就牵连出许多故事。雷生寻找生父，就是人到老年对往事的追忆。我还没帮他找到父亲，却引出了这么多故事。这很有趣。历史就是由这样一点一滴的往事形成的。

插曲结束，转入正题。我们开始聊。

雷老介绍，他老弟兄九个，雷心源排行老大（他本人则是老幺）。雷心源还有一个名字叫雷林多（音），是雷蓉的父亲，即那位要寻找生父中岛东雄的雷生的外祖父。

民国二十七年，日本鬼子的骑兵、坦克车耀武扬威地开进淮阳城，驻扎在成达中学，挂上了日本警备队司令部的招牌。日本兵计有六百余人。其中有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相貌英俊，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如果不是穿着日本军服，你很难看出他是日本人。这就是中岛东雄，是日军的随军翻译。

爱情故事缘于一眼井。让我们从那眼井说起。

再寻东雄

钱良营

那眼水井是苦水井，水不能做饭或饮用，只能用来洗衣，或洗刷别的东西。水井在雷家门口一侧。雷家的对面，隔一条不足十米宽的青砖路，便是日本警备队司令部。雷蓉当年十七八岁，经常到井边去洗衣服，和东雄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认识的。当然，第一次看到一个穿着日军军服的男子，雷蓉内心还有一种恐惧。碰面多了，恐惧心理渐渐消失，剩下的只有少女面对异性所滋生的那种羞涩。这个年轻的日本翻译官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凶狠，而且还很和蔼。有时看雷蓉忙不过来，还帮她把水从井里提上来。为了报答对方，雷蓉也就随手把对方泡在盆里的衣服洗了。

事情因一起突发事件得到发展。那天，正在洗衣的雷蓉突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人事不省。东雄正巧赶到，看到发病的雷蓉，急忙扶起，并喊来了雷蓉的家人。雷蓉患的是一种俗称羊角风的病。这种病在旧中

国受医疗条件的限制很难治愈。雷蓉发病已经不止一次，雷心源夫妇对女儿的病一筹莫展。这次发病碰上了东雄，便有了转机。东雄了解到雷蓉的病症后，对雷家说，他要给日本的家人去信，让他们帮助购买治疗这种病的药寄过来。对东雄的这种承诺，雷家也没当回事。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办得到的一件事。且不说路途遥远，就日本鬼子当时在中国的侵略暴行，他们会为雷家的女儿治病吗？不可能！然而，半月之后，东雄来到雷家，把从日本寄来的药送来了。雷家在倍感意外的同时，按照说明让雷蓉服药。没想到药服完之后，雷蓉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病。雷家对这个日本翻译官有了好感。但对方毕竟是日本人，是中国人不共戴

爱情的力量是无敌的！爱情是战争，侵略阻挡不了的！爱情是秽语，诅咒、谩骂扼杀不了的！

随着两人往来的频繁，东雄向雷蓉以及她的家人坦露了他的身世。原来东雄的祖上并不在日本。东雄是朝鲜族人，祖籍中国东北。爷爷年轻时被生计所迫，到日本做生意，后来才加入日本国籍。

东雄的坦诚相告，更加夯实了两人爱情的根基！半年之后，两人在征得各方面的同意后，喜结连理。婚礼虽然简朴，却惊动了不少人。这一特殊的婚姻震动了这座豫东小城。

一年之后，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击，使日本侵略者在战争的前沿阵地受到重创，他们调动后方的兵力企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东雄在那个时候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奔赴前方。作为一个军人，他不能不服从命令；作为一个丈夫，与自己相爱的妻子分别意味着生离死别；作为一个父亲，与骨肉分离抛弃的是一种责任！我们不难想像，东雄和他的妻儿告别时那种难以割舍的心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无论多么难以割舍，尽管想到这可能是永久的分别，但东雄都不得不走。东雄含泪告知，我走三年，如果没有音信，请不要再等我了，你再找个比我更好的男人吧。雷蓉则失声痛哭，不，我们等你。你不会死的！我们娘俩等你回来！

雷蓉没有等到她日思夜想的亲人，任何音信也没等到！在东雄走后五年左右，雷蓉忧郁、思念、痛苦交加，再加上世俗舆论的压力，病情恶化，郁闷而死。

以上叙述，是我根据雷心珠老先生的讲述整理的。当然，文字稍有润色。

我们分析，东雄假如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来寻找他的亲人。既然没来，说明他已不在人世。

那么，他和雷蓉，是不是早已经在天堂相会？



心旅

范闽杰 摄

闲置的木桶

王率军

在我家堂屋的墙角，闲置着一对木桶，桶壁干裂，油漆斑驳。看到它，我不禁想起了悠悠往事。那时候我才十三岁，正值国庆节放假，最怕听母亲喊：“君儿，缸里没水了，快去挑水去！”每当这时，我只好硬着头皮极不情愿地挑起两只笨重的木桶，沿着屋后的小路来到井旁，用绳子系住木桶灌水，两只木桶灌满了水，我便用尽全身力气去挑，还得挑在扁担的中间，好防备一头重一头轻。一路上，桶里的水晃晃荡荡，溅出的水洒在我身上。那湿漉漉的裤脚贴在小腿上，右肩膀压得生疼，极不舒服。起初走得快，一路总是小跑，后来我走几步歇一阵，那时总觉得那木桶太沉了，真想把它扔掉，那路好长，真是一步也不想走……

时光荏苒，在十五岁的

年，我家装上了压水井，我终于和那条漫长小路告别了。

从此，每当妈妈烧饭用水时，我只需把压好的水往屋里一提就可以了。冬天，压出的水水温高，不用火烧就可以洗漱；夏天，压出的水格外清凉，渴了喝一口，一股清甜直透心底，真是爽极了。可是往厨房里提水也并非那么轻松。我每次都是两手提着木桶，用尽力气往屋里挪，时常还得防着水溅湿裤腿。那滋味，也挺难受。

直到今年，我家买回了抽水机，修了蓄水塔，装上了水管，用了自来水，用水时，电闸一推，清凉的深井水就哗哗地流出来，又方便又轻松，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从很远的地方挑水，不用吃力地提水了。

那对木桶，终于被闲置起来，渐渐地干裂、掉色……



夏天已走过我们村的桥头

韩冰冰

前两天下了一场雨
夏天就走过了村头的那座桥
城市和农村
早早地裸露出湿漉漉的皮肤
黑的 白的 黄的 青的，
红的 绿的 蓝的 紫的……
熙熙攘攘挤满了河道
紧绷的河床努力地
把夏天举过头顶
顷刻之间

夏天的每一个路口
都啄满了小鸟的啼鸣
而桃花
这枚春天遗落的发夹
挂满了田间地头的小路
听到麦子咯咯的笑声
一只惊慌失措的
白色的蝴蝶 飞来
停在我的肩头 她把我
当成了那年那月的一朵花

刊头摄影

常思颖



我的家乡是广袤的豫东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小乡镇，它北临 106 国道，南临沙颍河，可谓依水傍路，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风水宝地。此时此刻，或许你很想知道小镇的名字，那就先猜个谜语——火车又到一站（打一地名），“新站”，你猜对了吗？新站就是我家乡镇的名字，是生我养我的美丽家园。

新站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它有一个国家粮食储备库——新站粮库。一个粮库也许在别人眼里不算什么，但在我，在我的家乡，在我家乡人的眼里，那可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不仅仅是那里的职工那时能吃商品粮的缘故，而是那里的乡亲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因。小镇上的人最受益的是交公粮的方便，不用等，不用排队，只要麦子收下来晾干，送到粮库就能验收通过。

交公粮曾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每年麦收过后，附近乡村的农民就开始拉着大车小车的麦子来镇上交公粮了，那排起的长长的公粮队，就像折叠起来的日子，绵长而没有尽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悠长的记忆。

粮库在小镇的西头，我家就在粮库的斜对面，中间隔一条路，只有几米远，隔有两三家，转眼的功夫就到了。每年我家交公粮时，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只要麦子收到家，公粮准交过了，根本不用操心被退回去的事，并且条上开都是一等麦。

等镇上各队的公粮都交齐了，十里八乡的村民开始拉着装着麦子的架子车来镇上交公粮了，一村村、一乡乡都陆陆续续赶来了，由粮库门口呈发散状向后排起了长队。交公粮的队伍一天比一天排得长，由粮库门口向东再向北至北小关沿 107 国道向北能排到北洼，离我家有四五里地；由北小关沿 106 国道向东能排到新站医院门口，离我家有三四里；由粮库门口向南经过我家门口一直排到街口，街口再往南就是沙颍河了，由街口向东能排到棉花厂，离我家也有三四里地；由街向西能排到新站中学门口。长长的公粮队把小镇围得水泄不通，那种壮观的场景，就像一座大山被层层树林包围着，严实而庞大。粮库的检验员在粮库门口分批验粮，验收通过的被允许拉进粮库内过秤，验收通不过的还要拉回去重新晒或者换好麦。公粮队像蜗牛一样缓慢地向前蠕动着，排在后面的人不时地向前张望着，打听着小麦的等级和干湿程度，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小麦够不够格。排在前面的在有序地进行着，交上的一脸的兴奋，交不上一脸的懊丧，嘴里还嘟囔着检验员的不是。排在后面的反正得等，女人唠起了家常，男人说起了收成，有的打起了扑克，有的用砖头瓦块下起了象棋……有时小麦好，就检验得快，公粮队就能前进一大截，有时小麦不好，验收员和交公粮者要打口舌战，碰上难缠的，甚至还要“动武”，公粮队就前进得慢一些。

那么长的公粮队一天是交不完的，赶上午饭时间，检验员要收工吃饭，交公粮的也要去吃饭。检验员当然是去食堂吃，交公粮的各有各的吃法，有的是自带的干粮，有的留俩人看麦子，其余几个人下馆子，回来时给留守的捎点烧饼、油条等，有的凑钱派代表去镇上买回来，大家一块吃，有的轮换班去吃。最牛气的就是在镇上有亲戚的，他们到亲戚家酒足饭饱后，顺便让亲戚帮忙，托人把麦子给检验了，然后他们拿着走后门开的条，隔着一辆辆架子车，把麦子扛到粮库去过秤，最后带着让人羡慕的自豪和喜悦回家了。

午饭过后，检验继续，程序和先前一样，公粮队时而缓慢地向前蠕动着，时而快速地移动着，排队等候的也和先前差不多，只不过没有先前热闹了，也许是刚来时的兴奋劲已没了，或许

是被太阳晒疲倦了，有的找阴凉地休息去了，有的干脆躺在架子车下面，枕着自己的外衣在打盹，还有些妇女让人看麦，她们一块儿去逛街购物了，购物回来还要再比比，看看谁买的东西值，然后，再各自讲讲她们同卖家讲价钱的“辉煌”，那经典的语录逗得人哈哈大笑，爽朗的笑声划过小镇的上空，如同为小镇献上了一曲动听的歌曲。

晚饭和午饭时的情形差不多，只是天快黑了，排队等候的有些焦急，来回地走着，特别是排在前面该快检验的更是急得很，他们顾不上吃饭，只等着检验员快上班。因为晚上，检验员也筋疲力尽了，对麦子质量的要求也没白天高了，有个差不多就通过了，只要检验通过了，交公粮的就不用再受排队等候的罪了，他们可以赶回家吃饭，睡个安稳觉了。还有些一开始不想麻烦镇上亲戚的，看着渐渐黑下来的天，他们思来想去，就是不去吃饭，也要让亲戚帮忙先把公粮交了，于是他们开始了他们的“行动”，顺利地办好了交公粮的事宜，还要在亲戚“怎么不早说”的责怪声中说着客套话，但还是在交了公粮的兴奋中离开了。这就是镇上人最有能耐的地方，因为在亲戚“怎么不早说”的责怪声中说着客套话，但还是在交了公粮的兴奋中离开了。这就是镇上人最有能耐的地方，因为，粮库的检验员根本忙不过来，很多都是从镇上临时招的，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怎么着也得给自己镇上人面子，所以交公粮的最羡慕与镇上沾亲戚的。

晚饭过后，天就慢慢黑下来了，小镇在经历一天的喧闹后寂静下来了，粮库门口的探照灯却亮如白昼，检验员快速地检验着，公粮队前进的速度加快了，偶尔碰见实在不合格的，检验员也没有力气和交公粮者再理论，就说句“不合格”，继续检验后面的。这时，没有验上的，如果离镇上近呢，就想法拉着麦子回去了。如果离镇上远呢，他们只好和麦子一起在粮库门口露宿一夜，第二天早早地赶回去挑好麦晒干后再来交。也有再找个地方重新排队的，有时兴许能侥幸过关，有时还是过不了关，这时，只有拉回去整好麦再来，别无他法。

检验大概要持续到夜里十二点才结束，检验过关的摸着黑回去了，没排上号的就在镇上星星的陪伴下，坐着镇上夏虫吟唱的催眠曲，守着未交的公粮或坐或躺地就将一夜。第二天四五点，小镇又开始热闹了，排队交公粮的陆陆续续地醒了，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检验员上班，好赶紧交上回去。早上六点，粮库的小门打开了，检验员陆续奔赴各自的岗位，开始了新一天的收粮工作。这样的光景在小镇要持续半个月，只是最后一两天来交的比较零散，不用排那么长的队，比起先前排队的要好多了。

每年交公粮是小镇的大事，镇上的人大小孩都习惯了这种庞大的阵势，出行都是见缝插脚，临街的住户还经常为交公粮的提供方便，比如上家洗洗脸喝口水，我们从不拒绝，因为理解出门在外人的辛苦。我们小孩更是喜欢这种热闹，常常掂着茶水去卖，能给自己挣俩零花钱，买几根冰棍吃，或是拿着装粮的袋子，跟在检验员后面，等检验员把抽检的麦子放进去，这可是搭本头的生意，好时一天能接一二斤，半个月下来能接二三百斤呢，但得一直跟着，很累，我们常常是上午打鱼下午就晒网了，但小孩多，总有人去跟的，有时错不开，还要为谁先跟的而打架呢，但很快就被制止了，因为把检验员惹烦了，他是不让跟的，抢不过的只好另寻目标，或是再等时机。

许多年过去了，我也早已在小镇以外的城市生活了，但当年我家门前交公粮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那庞大的阵容，壮观的场面，热闹的景象常常在我的脑海浮现。交公粮如今已成为历史，但交公粮时代的痕迹却印在了我的记忆里，让我回味无穷。

记忆·与共和国一起走过的日子

六月过半(外三首)

申艳

老农坐在石碾上
烟圈慢慢吐着他的辛劳
太阳一点一点碾着自己的光
碎了的，还有水塘里的网
小鱼咬破上午，又吐出下午

炊烟斜斜地飘向
一片安静的云朵
村头的柴垛，垛在一片
过时的闲话中。蛙鸣稀疏
一阵微风自南向北
越过空旷，径直进了村子

小路上没有别的行人
我忘了土地的疼痛
向倾泻的阳光，除了一阵小雨
播进这个下午，想让村庄的歇息
如半月后的庄稼一样蓬勃

独自站立在田埂上
一探麦子紧跟着一探麦子
顺着风的方向奔跑
视线之内
是绿色的遥远和横亘的沉默
以及无法描述的循环往复的生长

独自站立在田埂上
能够看见清晨和黄昏
在平原的两端，被我用一根
无形的扁担挑在肩上



6月21日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等单位主办，市城市信用社承办的“欢乐周口”广场文化活动周口市商业银行筹建专场文艺晚会在“五一”广场举行。优美的舞蹈、欢快的歌声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看。图为晚会现场。(记者 王艳 通讯员 理含冰 摄)

凉风推吐芭蕉夜放晴。
芳花吐蕊香两重，
青竹婆娑影重重，
邵世民

夏夜